

集部

晦庵集卷七十六

宋 朱子 撰

序

傳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

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

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爲禮畧矣然奉手當膺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説以授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盍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

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已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

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恨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絶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

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歳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書

送夏醫序

予甞病世之爲論者皆以爲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

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絶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

淳熙元年秋九月庚子晦翁書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

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

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恊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

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

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

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藴而誠動静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

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爲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寛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觧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

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
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
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
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
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
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
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
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

合為事狀一端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志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外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

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既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部武鄒昪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源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碭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碭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

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作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宫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已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

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

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没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

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畧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

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衒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為玉而又衒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

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外至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

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
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
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内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
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
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
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

干戈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覺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

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

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滋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因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問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

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

清源郡舊刻温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歷皆八十卷歷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

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没焉獨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讐正移之别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修此邦故

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熹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聞于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

繁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啓廸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葢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閨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

烈熹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説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爲如何則公之所爲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矣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乙未日南至新安朱熹敬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没而義利之説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

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

會其歸則其所以黙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没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

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
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
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
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
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
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别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
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

概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

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

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向鄉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如何人其

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

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鄉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絶識左右眞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絶僭叛之音郵而糜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彊敵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

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凛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

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閒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絶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峰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為之序自惟晚出輒序公文而又列名二

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敘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

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専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録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

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

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賔客如君者葢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旣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書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

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奬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

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昏富貴之家

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名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名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

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

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内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

長孺蓋寛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眞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没其條奏草槀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箋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没没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盍

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刻其梗槩附于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鄜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巳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

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

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葢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

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
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
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葢若黄
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
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
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
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
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

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李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

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恊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李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仿彿李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李通更欲

均調節族被之筦絃别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

秉彛有順無强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
焉衆人啱啱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
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
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
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
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
言喧豗幸兹秉彛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

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

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歳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

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

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

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僣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

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爲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
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
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
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
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曽氏之傳得其宗
及曽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
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
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
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
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歴選前聖之書所以提絜綱維開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

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畧

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説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李存誠更名序

李君棐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名上字之義則曰先儒

之訓以爲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棐葢與匪通用顔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甞以是考之凡書之言棐者皆當爲匪其義乃通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爲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

雲龕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

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宫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戕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闢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

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釆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

顔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絶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欿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

遺文屬熹爲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訦又以爲請且曰訦之請非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畧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内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

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韙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内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

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説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没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

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為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為刺史二千石入

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孫稽仲文集序

蘇臺孫侯稽仲示予以其所爲文曰谷橋愚藁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子其爲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稽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爲文字之空言而必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

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爲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閒暇流暢發越若律吕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爲本論事之章

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爲用又皆明白磊落聞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葢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武夷圖序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絶壁人

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葢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没而傳以爲仙也今山之羣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迮漶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背隱顯之間爲能有以盡發其祕且屬隱屏精舍

仁智堂主爲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蒲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

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脱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

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别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

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閒以謂余請有以易之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毋曰翁者以去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圜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𠱁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

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為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與學所以教其子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為不謬云

黄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為文略相上下猶或有

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絶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濶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

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隷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

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甞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裒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

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黄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顈昌且再世毋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已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楚辭後語目録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

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

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柳

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吕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辭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

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彞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

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葢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

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説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逺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贈畫者張黃二生

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於屏間而窮鄉僻陋無從得本友人周元興吳和中共稱張黃二生之能因俾為之果能考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二生因請為記其事予以為二生更能遠遊以廣其見聞精思以開其胸臆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予老矣尚能為生印之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四日晦庵病叟書

贈張彥悅黃某

周深父更名序

水之深者淵回瀅瀯人莫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往因稱自謦而日有以深乎其内使相與遊者但見其淵回瀅瀯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爲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慶元庚申閏月初吉晦庵病叟書

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尤不能用兔毫弱筆建安蔡藻以筆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悅之藻若去此而游於都市蓋將與曹忠輩爭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三先生論事録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

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七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馮　藎

晦菴集卷七十七

宋 朱子 撰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亢爽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

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甲矣彼猶以爲浼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

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髙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髙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髙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髙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髙而此軒雖陋髙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

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説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為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内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

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敘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備西北異時冦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

者盜衝也候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喻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候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劎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傅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

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

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吕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

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廪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

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
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
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
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
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内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
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
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
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

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

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屬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因舊葺壞以居而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

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説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

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内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庵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

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

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庵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勉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甞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

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游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

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内而世之瑣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于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

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

之說吾子以為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牧齋記

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飢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

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閒而思之夫挾其飢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

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已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然也豈以飢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筴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

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葢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强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韍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猒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

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沉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

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娱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為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殁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

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敎之名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

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説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

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怳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葢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

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賛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逺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嘗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葢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

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千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

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

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温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説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别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别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宫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

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
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
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絶之者懼其流
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逺别之期近在
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懐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
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
三人亦各荅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
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

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摩
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
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
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
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
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
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於篇而記其說
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

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代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閩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曁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

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一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

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誠懽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

臺門以諗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録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録三篇未及脱槀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贑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

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吕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録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

差之毫釐則失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宫師趙清獻公甞為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

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温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奠於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

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

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禄利誘人而納之卑污淺

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令諸葛侯於兹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顧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書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

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

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葢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温哉黙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

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

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説服習踐行終身不懈間嘗牓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虔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於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兄事之因得聞

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爲小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於易作

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於天
而成於學充於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
以馬公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
分已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
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
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
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
之說而遂指以爲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

民彛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聞道於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銜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鋭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

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心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之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

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兹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

仁義道德之實先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曽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

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取以代録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嚚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揵於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宼

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牓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

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黄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纎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

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
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
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下如
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
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
未嘗不喜其温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
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
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

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靳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名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

乎古人爲已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

教誨之葢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蹴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

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為迂濶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戸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

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戸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廨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葢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羡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

地之入於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爲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敘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劒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𡼏

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髙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毁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内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盭始至而病焉顧以斆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

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愨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

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彛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

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模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

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内非徒以

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飢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

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

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

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强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于是得籍坂黄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

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
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
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
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
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
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
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
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

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

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

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晦庵集卷七十七